

● 度震 著

世纪末：

还留多少问号

中国发展出版社

世纪末： 还留多少问号

庾 震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0 号

书 名 世纪末：还留多少问号

著 者 庹 震

出版者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赵登禹路金果胡同 8 号)

邮编：100035 电话：601.7941 # 601.7895

印刷者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

发行者 中国发展出版社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开 本 787×1092mm 1/32

印 张 6

字 数 114 千字

版 次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100 册

ISBN 7-80087-129-0/Z·20

定 价 4.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等差错，可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自序

我们走在 20 世纪最后岁月的道路上。

我们怀着复杂而兴奋的心情迈向 21 世纪。

我们的国家目前尚不富裕，人民的生活需要进一步改善。

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跨上了繁荣富强的征途。

这是一个不凡的时刻。站在这里，既可以回首以往的艰难困苦，又可眺望未来的充满希望的曙光。

世纪之交的中国，有多少人为曾经错过的机遇而叹息？又有多少人为正在抓紧的机遇而自豪？有多少人为已经解决的难题而欣喜？又有多少人为尚在求解的难题而沉思？……

问号，出现了。人们朝气蓬勃生活着的真正意义，就是用无穷的智慧和力量面对无数的挑战，知难而上，把问号变成句号，

实现美好的愿望。向广大读者献上这本小册子,本意就是这样。由于才疏学浅,对许多问题的认识水平有限,书中定有不少错误观点及不妥之处,敬望谅解,并恳请批评指正。

20 世纪的时光不多了。我想,我们可爱的伟大祖国,可爱的伟大人民,会珍惜每一寸光阴,一步步前进,一阶阶登高……

虞 震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日于北京

目 录

作者自序.....	1
-----------	---

命脉：属于每一个公民

经济发展后劲来自何处？	1
“奶”不多，让谁吃？	6
“经济成份”，谁当轻重？	9
“有序”体制会自己到来吗？	11
快车道上，需要什么样的“驾驶员”？	14
泡沫经济有多危险？	18
“白条”，深层原因何在？	23
汽车工业该不该讲点“规模效益”？	25

调控：关系每一种体制

权力，该不该进入市场？	29
“宏观调控”试验的特点是什么？	32
经济“过热”，谁吃“退烧药”？	35
经济能否走出“周期性误区”？	38
如何探寻宏观调控的新路？	42
经济领域，缺少调控机制行吗？	47

观念：影响每一步进程

机遇，是一个什么概念？	51
五个碗还是一个碗？	58
九亿农民的概念小吗？	62
“磨合”，意味着什么？	65
“打工意识”强了好不好？	69
看“四不象”用什么眼神？	72
收入上的“透明度”多大为宜？	76
国货意识从哪里来？	78
航标，当设在何处？	81

国宝：牵动每一根神经

国有企业中的“金子”留得下来吗？	86
企业集团做“加法”还是“减法”？	90
“儿子”变了样，“老子”怎么“活”？	94
能否给“四老”同一“起跑线”？	97

潮流：折射每一个文明

“款爷”为何没有了流行色？	101
住宅建设，慢了行吗？	104
“一江春水向东流”，合理性如何？	107
“过节”利大弊大？	109
文件“废止”潮缘何而来？	124
“第一职业”出路何在？	128

热点：透露每一次躁动

“总经理”多了还是少了？	135
“阔风”，当落乎？	140
“城乡两栖人”前途如何？	143
“复古热”中当思考什么？	146
老百姓的轿车梦何时圆？	149
跟外国人打交道如何精明些？	151

政策：决定每一度辉煌

“优惠政策”滥了行吗？	155
“跳槽”需不需要有个规则？	158
“下海”，是唯一的选择吗？	163
“文山会海”究竟怎么个治法？	165
经纪人，你听到掌声了吗？	169
“骗子”长得啥模样？	172
把“领导责任”落在哪里？	175

道德：熏陶每一代子孙

新的“道德大厦”里不该缺什么？	178
情淡了：进步？退步？	182
“拜金主义”概念缘何模糊了？	184
建“道德大厦”等待行不行？	187

命脉：属于每一个公民

经济发展后劲来自何处？

像一名落后了的长跑运动员，中国经济在实现“后来居上”的梦想的发展过程中，必须保持足够的后劲。

基础工业，是后劲。这是常识。

基础设施，是后劲。这是常识。

实事求是地讲，近年来，国务院领导同志始终把加强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

——1988年3月25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

是我国经济的薄弱环节。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要在改善经营管理，充分发挥生产潜力，注重资源合理利用和资金节约的基础上，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扩建和新建。”

——1989年3月20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交通运输的紧张状况，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突出问题，必须把发展交通运输摆在更为重要的地位。积极发展以铁路为重点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努力提高运输系统的综合效率。铁路建设要以增强晋煤外运能力和某些限制口的通过能力为重点，在加强新线建设和旧线技术改造的同时，进一步挖掘现有设施的潜力。”

——1990年3月20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在控制投资总规模前提下，合理调整投资结构，增加对农业、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继续压缩一般性加工工业建设，不搞新的楼堂馆所。

——1991年3月25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中指出：“从长远来看，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由于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周期长，投资大，价格和收费偏低，这就要求我们及早安排，实行投资倾斜政策，采取多种途径，筹集必要的资金。……要适当增加银行贷款，并建立煤炭、电

力、石油和铁路建设基金，保证重点建设的需要。”

——1992年3月20日，国务院领导同志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用于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和农业、水利等基础产业，支持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加快居民住宅的建设。”

从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到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面对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人民代表，国务院领导同志表示了足够的勇气和明确的目标：要改变“薄弱环节”的地位！

这5年，我国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成绩是巨大的。1992年与1987年相比，我国钢产量增长42%，原煤产量增长20%，发电装机增长46%，原油产量已达1.42亿吨。铁路货运周转量增长23%，公路货运周转量增长36%，城乡电话总容量增长1.1倍。

然而，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快，相对而言，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仍处于“滞后”状态。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走过了不平凡的15个年头。

我们来看看1978年。

1978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3588亿元。这一年，全国铁路货物周转量为5333亿吨公里，公路货运周转量为274亿吨公里，水运货物周转量为3779亿吨公里，空运货物周转量9700万吨公里，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为2亿吨。1978年，全

国生产原煤 6.18 亿吨，原油 10405 万吨，发电量 2565.5 亿千瓦小时，钢 3178 万吨，水泥 6524 万吨。

我们再来看看 1992 年。

1992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为 23988 亿元。这一年，全国铁路货运周转量为 11620 亿吨公里，公路货运周转量为 3500 亿吨公里，水运货物周转量为 13300 亿吨公里，沿海主要港口吞吐量为 5.9 亿吨。1992 年全国生产原煤 11.1 亿吨，原油 1.42 亿吨，发电量 7470 亿千瓦小时，钢 8000 万吨，水泥 3.04 亿吨。

从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前后比较之后，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政府这十几年重视了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但，“薄弱环节”依然相当“薄弱”。

“中国陈旧的基础设施满足不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一家外国通讯社曾这样评论。

进入 1993 年，党中央、国务院更加明确了集中力量抓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决心。3 月 15 日，李鹏总理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按调整后的“八五”计划，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由原定平均每年 6% 调高到 8%~9%。就全国来说，保持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今后 5 年内，就能够实现原定 2000 年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两番的宏伟目标。

为实现这一目标，李鹏总理指出：“要加快基

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建设需要大量资金，要通过改革形成新的投资机制，多渠道筹集。政府掌握的建设资金，主要用于重点建设。逐步理顺基础设施收费和基础工业产品价格，建立和完善 5 项建设基金制度。扩大市场融资，合理使用社会资金。拓宽开放领域，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

1993 年 4 月 18 日，朱镕基副总理在京九铁路建设座谈会上指出：当前，调整结构的重点除了农业就是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基础设施要突出铁路，铁路是重中之重。

国务院提出的今后 5 年的建设蓝图是清晰而具体的：

——重点加快铁路建设，新建北京经九江至深圳、南宁至昆明、宝鸡至中卫等铁路干线；

——重点建设一批新港口，改造一批老港口，增加吞吐能力；

——加快高等级公路的建设，发展内河航运，增加远洋和沿海运输能力。进一步发展航空运输和制造业，加快机场现代化建设，开辟新的航线；

——1997 年原煤年产量达到 13 亿吨左右，新增电力装机容量 6500 万千瓦，1997 年钢产量达到 9400 万吨；

.....

基础工业，是后劲。

基础设施，是后劲。

一场加快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重大的历史性战役正在进行着。人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经济发展，后劲充足，后劲无穷……

“奶”不多，让谁吃？

时下，经济领域里，出现了一种奇特还不算普遍但值得注意的现象：一些亏损企业，由于欠银行贷款太多，反倒“不在乎”了。在银行面前，俨然一副“大爷相”。银行反倒求着亏损企业：“要是缺钱，再贷，千万别关闭了。”同时，一些盈利企业，由于急需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反而求助于银行，态度极诚，在银行面前，实实在在一副“孙子相”。这里是企业求银行了：利息高点不要紧，只要贷就行，火烧眉毛急等用呢！

按常理，盈利企业还贷能力强，应该是最受欢迎的顾客，是银行的“上帝”。对盈利企业，银行没有资金“回不来”的顾虑，企业贷款，完全是为了扩大再生产，为了赚取更大更多的利润，为了“利滚利”，所以，在贷款方面，盈利企业应有优先权。

银行不愿给盈利企业贷款吗？不是。从经济角度看，从自身工作考虑，从国家长远利益出发，银行愿意贷款给还贷能力强、资金利税率高的企

业。造成银行“违心”行为的原因，怕亏损企业垮后没“庙”了找不着“和尚”。

相当长的岁月里，一些管理无方、旧产品无销路又开发不出新产品的亏损企业，早就“走投无路”，早就该“关门倒闭”了，早就“亏透”了，但因为有贷款撑着，居然工资、奖金照发，依然“驴死架不倒”。银行由于“后悔已来不及”，又怕企业“完蛋”了贷款没“着落”，只好继续给“饭钱”。

当然，银行继续给亏损企业“输血”还有另外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地方和部门“官员”为了社会稳定，为了亏损企业职工的生计，需要花一部分“安定团结费”，这笔钱，往往以银行增加贷款形式投入。二是银行还未充分商业化，还带有一部分政府职能，这种状况，不利于加强银行自身的经营，弱化了银行的效益冲动力，降低了银行的贷款风险。

从加快经济发展，优化资金投向考虑，对亏损企业，应区别对待。对眼下亏损，只是由于产品一时不对路，一时管理不善、决策失误，只要稍加努力便可扭转局面的企业，银行要从发展的眼光在资金上继续予以支持，但要严格资金管理，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对已经无希望扭亏的企业，对已经“亏透”了的企业，无论如何，也应停止贷款，因为再贷，也没有恢复生机的可能。对银行来说，要狠狠心，甩掉一批背不动的

“包袱”。

银行和企业之间，需要建立一种新型的适应市场经济规律的关系，这种关系必须以经济利益为重要纽带，其他因素当作为次要的来考虑。在资金紧张的情况下，“奶”不多，首先要让对发展国民经济起骨干作用的盈利企业“吃”。这样，既利国家，又利企业，更利银行，可谓“三得利”，“皆大欢喜”。

国务院 1993 年 6 月初曾发出通知，要求集中资金保证当前经济工作重点。通知中说：最近，各地区、各部门反映资金紧张，已成为当前国民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为了集中有限的资金保证当前经济工作的重点需要，取得好的经济效益，资金的分配和运用必须突出重点。首先要压缩那些应当压缩的资金，大力收回各种不合理占用的资金，要集中资金重点支持农业、有效益的国有重点企业和国家的重点建设项目。

国务院的通知还明确：工商流动资金贷款，要按照“区别对待、扶优限劣”的原则和调整结构的要求，积极筹措资金，支持国有重点企业生产和流通的需要。

“区别对待，扶优限劣”，这个大的原则是顺应市场经济规律提出来的。在“奶”不多的情况下，我们更要牢牢坚持这一原则。

“奶”不多，让谁“吃”呢？回答应该是明确的。

“经济成份”，谁当轻重？

“比重”这个词儿很复杂，这种复杂不是缘于它是个物理概念，而在于在数十年里人们在把它引伸到国民经济成份构成时附加了一系列带有主观色彩的东西，即越“公”越好，越“大”越好，恨不得一夜之间实现百分之百的“纯度”。

这当然是历史的过去。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后，国有经济成份比重明显下降，集体经济、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比重上升，且仍呈继续发展态势。对此，听到两种议论。有人说：全民所有制企业总是陷入困境，竞争上处于劣势，久而久之，地位必将由“主”变“次”，至少会出现与其它所有制企业“平起平坐”的局面，如此结果，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岂不无法落到实处？另一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的“标志”已不能用昔日眼光去衡量了，“比重”不是第一位的，发展生产力，提高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是最重要、最关键的。

两种观点，两种认识，两种结论。孰是孰非，当前不宜去“争论”。依笔者愚见，这里有几个问题可以留待我们今后在干中去深思。

留待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同样的“比重”，比